

(上接B05版)

强渡黄河

黄河，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战略进攻挺进中原必须克服的第一道障碍。蒋介石实行所谓“黄河战略”，企图凭借黄河天险，阻挡刘邓率部队南进，将刘邓部队消灭在黄河以北地区。蒋介石称黄河可以抵得上“四十万大军”，而把他的主要兵力集中在陕北和山东两个重要战场，在连接这两个战场的漫长的黄河沿岸，只以少数兵力设防。

刘伯承、邓小平在分析蒋介石的这一部署时指出，蒋介石把两个“铁锤”放在陕北和山东，中间是黄河天险，刚好是个“把”，这就是所谓“哑铃战略”。针对这一战略，他们决定把突破黄河防线的渡河点选在鲁西南的东阿至濮县之间，在张秋集到临濮集一百五十公里间分八个地段首先强渡黄河，然后歼灭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两个整编师，扫清鲁西南之敌，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邓小平高度重视强渡黄河的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他指示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由王化云任司令员，集中黄河沿岸第二、第五、第六军分区武装，守护东阿至濮县河段黄河北岸的大堤，并负责黄河南北交通和河防安全。黄河河防指挥部在沿河设立船管所，组织迅速修理、赶造大小木船约三百艘，并征调、训练了七个县的约三千名船工和水手。

六月下旬，为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保障主力部队隐蔽渡黄河，邓小平命令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成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豫北发动攻势，给国民党军造成错觉；同时命令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攻，转移国民党军的视线。

六月底前，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各部队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穿过豫冀鲁三省边界，行程三百多里，先后到达黄河北岸指定地点。刘伯承、邓小平命令把所有船只运下水，分别集中

到八个渡口，并在每个渡口设立渡河指挥部，同时命令各部队隐蔽进入各渡河点。

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把野战军指挥部驻地选在山东阳谷县蒋家庄。蒋家庄的老乡们特意腾出一座两层小砖楼给他们住。邓小平打量了一下小楼，对村干部于春梅说：“我们是来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不是来享福的。大家的心意我们领了，这小楼还是乡亲们住吧。”他执意不肯住小楼，村干部只好把他和刘伯承安排到普通农民孔月仙家住。

孔月仙家是一座普通的小院，三间草房，黄泥坯墙，茅草屋顶。老实厚道的孔月仙把堂屋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刘伯承、邓小平住。邓小平问孔月仙：“你们一家住哪里？”孔月仙说：“我们搬到东屋和西屋去住。”东屋和西屋又矮又小，经风吹雨淋，土墙上留下了一道道沟痕。邓小平对孔月仙说：“你们不要搬了，我们就住东屋和西屋吧！”任凭孔月仙怎么劝说，邓小平和刘伯承坚持不住堂屋，并和随从人员一起动手把西屋收拾出来。西屋房间不大，他们在墙四壁挂上军用地图，房中间摆上一张方桌，铺上黄呢军毯，这里就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的总指挥部。

六月三十日二十二时四十分，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渡河命令。当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各部队，分别从魏山、张家堂、林家楼（张秋以南二十里）、孙口、林楼（旧范县西南）、李桥、于庄、大张庄八个渡口，快速渡过黄河，一举突破被蒋介石吹嘘的“黄河防线”，打开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的大缺口，拉开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序幕。

主力部队渡过黄河后，七月四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指挥部从孙口渡口渡河。他们踏上一艘木船，并肩站在船头，船向黄河南岸驶去。突然，两架国民党军的飞机飞来，扔下一串照明弹，警卫人员紧张了起来。邓小平抬

头看了看飞机，笑着对刘伯承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给点了天灯。”刘伯承说：“是啊，他们已迟了。”

渡过黄河，踏上了鲁西南大地。刘伯承、邓小平把指挥部设在郓城以南的郑家庄。

当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防线的消息传到南京时，蒋介石非常震惊。他匆忙向鲁西南地区调兵，命令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死守郓城、菏泽，吸引刘邓部队屯兵城下；同时命令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率整编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师、整编第六十三师第一五三旅、整编第五十八师两个旅、整编第七十师，由陇海路黄口、砀山一线，兵分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拊击刘邓主力部队侧背，造成钳击刘邓主力部队于陇海路、黄河、运河三角地带的态势，迫使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背水作战。他企图通过此举，把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消灭在黄河南岸，最低限度也要将其赶回黄河以北地区。

背水作战，历来乃兵家大忌。邓小平说：“我们绝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为着人民利益，我们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

七月一日夜，还在黄河北岸指挥渡河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就曾冷静地分析国民党军情况，决定乘其由整编第三十二师、第六十六师、第七十师组成的东路军未赶到之际，向由整编第六十三师第一五三旅和刘汝明部组成的西路军发起攻击，夺取郓城、定陶、曹县，而后集中主力伺机各个击破东路军。

郓城是鲁西南地区的一座古城，也是国民党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防线后，郓城就成了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对晋冀鲁豫野战军来说，攻打郓城可以吸引国民党军主力来援，伺机各个击破；对国民党军来说，守住郓城，可吸引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于城下，有利于其东西两路援军的钳击。

刘伯承、邓小平把围攻郓城的任务交给了第一纵队。七月八日晨五时许，郓城攻克。被中共中央评价为“创造了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整旅的先例，夺取大反攻中第一个光荣和重大的胜利”。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夜渡黄河。



打开挺进大别山的通道

自七月一日至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强渡黄河后十天内，连续取得郓城、定陶等战斗的胜利，开辟北起黄河南岸的郓城、鄄城，南抵陇海路北面定陶、曹县的广阔战场，摆脱了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郓城、定陶失守后，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顾祝同判断刘邓部队下一步可能东越运河，策应华东野战军进攻鲁中或南进陇海路直趋徐州，便连电督促王敬久率整编第三十二、第六十六、第七十师等部，赶赴鲁西南地区。王敬久率部赶到鱼台后，判断刘邓部队将西取菏泽或东取济宁，遂令整编第七十师开到位于巨野东南的六营集，整编第三十二师开到位于巨野以南、金乡西北的独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的两个旅开到位于金乡西北的羊山集集结待命，他自己则率指挥部及炮兵营进驻金乡指挥。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是由北而南排列的三个集镇，镇间相距约十五公里。王敬久部三个整编师各据一镇，在巨野东南约五十公里地段上，自北向南排成一条长蛇阵。

刘伯承、邓小平对敌情作了细致的分析。王敬久部尽管来势汹汹，但毕竟是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短时间内还难于形成强大攻势。王敬久所率各师原属不同系列，作战配合不易，除整编第六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外，其他均属杂牌，战斗力并不太强。而且，他们的集结位置不好，除羊山集外，都是野外小村镇，地窄兵

多，施展不开，不利其发挥装备优势。更重要的是，王敬久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目前的情况不明，心怀恐惧，指挥犹豫不决，行动畏首畏尾。其长蛇阵的部署首尾难以兼顾，进退不便，便于我各个击破。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腰斩这条“长蛇”。七月十日下午，他们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拟打现在金乡、嘉祥间野外之六十六师、三十二师、七十师。”第二天便下达作战命令。

这次作战最难打的是羊山集。这是一个位于羊山脚下有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的两个旅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大雨一直下个不停，给攻击又增添了很大的困难。连日，第二、第三纵队对羊山集发动多次进攻，都没有攻下。

七月十九日，蒋介石飞抵开封，命令王敬久部用飞机、坦克作掩护解羊山集之围。

鉴于这一情况，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的意见。电报说：

“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

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刘伯承、邓小平研究后，认为国民党军各路增援部队人数虽多，但或被阻挡或尚在途中或消极观望，不可能在短时间聚拢，而驻守羊山集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两个旅则已粮弹均竭，内部慌乱，只要能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作战，完全有把握迅速将其歼灭。于是，他们以第二纵队第六旅由西向东；以第三纵队第七旅、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由北向南；以第三纵队第八旅由东向西，从三面对羊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两个旅发起攻击，兵力达到十比三的优势，并调晋冀鲁豫野战军榴炮营和第一纵队炮兵团加强火力。七月二十七日十八时三十分，总攻开始。至二十八日夜，羊山集终于被攻克，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两个旅。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出鲁西南地区，迫使蒋介石从陕北、山东、豫北各地抽调八个整编师驰援鲁西南，从而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这不仅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山东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作战，而且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下一步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称：这个伟大的胜利，“足与今年二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歼敌四个师部十二个整编旅的记录及今年六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中长路吉沈路等处歼敌八万的记录相媲美”。

(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近日，由于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热播，剧情所涉及的1976年至1984年间这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再次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剧中的台词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邓小平在家中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究竟说了什么，更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在电视剧中，邓小平和家人在开着水管的卫生间内，听贺平带来的重大消息。邓小平女儿邓榕多年后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这一场景有着生动的描述：

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装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的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面，关上门，再大大地开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啦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邓小平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激动、兴奋、欢呼、拥抱，电视剧也完整地展现了这一过程。邓小平凝重的神色中终于露出了舒缓的笑容，他说：“孩子们，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正是这一句“我还可以干二十年”，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质疑。有人指出，当时邓小平的原话是“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向来被赋予无形的政治意义，因此即使是虚构成分占有相当比重的重大题材类型电视剧，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进行创作，在关键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节点上，还是会以史实为依据。那么，邓小平在听到粉碎“四人帮”消息后究竟说了什么呢？为什么众多网友言之凿凿地说邓小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呢？

“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这句话出自何处？根据公开资

邓小平要“安度晚年”还是“再干二十年”？

——澄清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议的一个问题

□孔昕

料，流传较广的回忆有两份：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提到了吴德和邓小平会面的情况：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的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干净利索！”

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2008年12月18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读于光远著〈1978我经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有感》，其中回忆到粉碎“四人帮”后，叶选基在第一时间通过吕正操女儿吕形岩将消息告知邓家的情节：

记得抓了“四人帮”后的次日（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去见了吕正操的女儿吕形岩，她问我不要将此事告邓（即邓小平同志，下同），我请她尽快转告。她即打电话约见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把抓了“四人帮”的情况告诉了贺平。

后来贺平告诉吕形岩，他“飞车”赶回当时邓在宽阔的住处。得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邓及全家都无比振奋，激动地欢呼此举的伟大胜利，还说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下同）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地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当我向叶（即叶剑英同志，下同）谈及此事，说到邓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时，他欣然有感而笑。

可以明确地看到，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去看望邓小平是在邓小平移居西山之后，并非在宽阔的住宅里，因此，在时间、地点上和剧中所展现的场景并非同一段。

而叶选基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场景，只是通过旁人（吕形岩、贺平）把消息转告给了邓小平一家，而邓小平一家尤其是邓小平的反应也是叶选基间接通过旁人（吕形岩、贺平）才了解到的。

那么，“我可以安度晚年了”究竟准确与否呢？

经核实，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本创作过程中，创作团队最初是采纳了叶选基的这一说法，在家人的欢呼声中，邓小平表示“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这原本是剧本第一集的结束语，许多读者也曾被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但是，后来邓小平同志亲属在审读剧本时，对这句话提出异议。她们认为：第一，邓小平同志听到粉碎“四人帮”消息时，她们都在场，并没有听到父亲说过这句话；第二，父亲邓小平当时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任何时候他都没有首先考虑个人的利益，都是把党和国家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第三，在这段时期，父亲邓小平非常兴奋，多次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并说他还可以为党和国家工作20年。因此，她们希望对这句话再斟酌。

根据邓小平同志亲属的意见，编剧们再次对这一时期的史料和邓小平的活动进行考证和研讨，力求摸准邓小平在听到粉碎“四人帮”消息时的准确心态。据查，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时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历经“三落三起”，始终抱着对党、对人民忠诚的态度，对个人荣誉看得很淡。由此看来，原台词“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这句话，既不符合邓小平的胸襟性格，也不符合事实。

因此，经过集体商量，编剧们最终将这句台词改为：“孩子们，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作者为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资料统筹）